

痛的意义



姚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，I am:Celine Dion（《这就是我：席琳·狄翁》）。影片产生的力量之大，就如同近期台北午后的天气，闪电暴雨之势直逼我心底。影片一开始，Celine Dion 就以完全的素颜，以双人脸对脸直视的最近距离，让你直视她，同时也是她直视着我，我几乎可以看到她眼中摄影机的轮廓正转换成我的脸。她直言不讳地挑明了近两年的传言是真的，她生病了。

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各自的起伏、欢喜与困难，诉说与聆听是一种最珍贵的交换，也是不同生命体之间最奇妙的力量。在倾听过亲近的好友或者亲人的生活上的为难时，也正是自我省视的时刻，特别是在这个各种裁剪、复制、转贴便利的社交工具发达年代，以致谁也没真实地感受到谁，在社交平台上准确姿态之下各自孤独至死。而 Celine Dion 看似一反表演工作者的规则：人前完美。她不自恋或乞怜地说着自己的病情和自己力不能及之年，反而才是一种接近完美的面对生命态度。不禁让我想起去年此时从 CoCo 李玟的意外起，这一年几位至亲密友以各种原因的离世，一次次挑战了我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上的思考。

同时，我也想起了，1996 年的夏天。那时我刚签约索尼音乐，因为法律旋转门的缘故，让我有机会暂停了三个月不工作。新家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礼物，就是让我在这三个月期间自由选择去拜访全球索尼唱片各国分公司。于是我买了一张 Around the World 机票，一路飞伦敦、巴黎、多伦多、纽约、东京，拜访了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日本各办公室，也拜访了当地的管理者与音乐人。而加拿大公司是我印象最深刻的。他们

在温哥华，他们在多伦多偏城郊的住宅区，分部门各有一大平房 house 互相串联而成，没有大招牌，如果不挑明你会以为是众多兄弟妯娌相邻而居的大家族。虽然屋内充满了和睦的家庭气氛，却机能十足：有着自己的录音室，压片厂、包装厂等 90 年代唱片业所需的各种需求的产能。特别是公司不张扬的入口处，就像是一个人口多的家庭里的大 Living room，放着各种居家可用的家具和电器。拜访那天是 11 月，屋内刚布置好圣诞树，沙发上还摆着杂志，咖啡机冒着气，屋外开始大雪纷飞。那天加拿大管理者特别兴奋地分享我一个好消息，他们法语区的一位受欢迎的年轻女歌手，

已经正式加入了美国 Sony，来年将会在全世界发行她的英语专辑；她是 Celine Dion。同一年，我进入了 Sony 台湾，与李玟签订了合约。

然而在 Sony 音乐唱片工作的期间，我并没有与 Celine Dion 有太多直接的交集。不过我总是对等地观摩她的近况和音乐。

因为那天我在多伦多与加拿大

公司管理者聊天时，已经知道她有一个很好的经纪人，很棒的唱片公司团队，当然还有她那让人嫉妒的天分和才华。在我心里，她与 CoCo 是同时打开了我对音乐丰富的想象和生命新目标。然而近三十年后，看着《I am: Celine Dion》这个纪录片时，听她述说着这几年来她面临身体上的痛苦，同时脑中不断闪入去年 7 月初的一些画面，打断了我的影片观看。这一年来我常常懊恼着自己，如果那天我给 CoCo 的留言能提早几小时，是不是事情会改变。想了一年，不会有答案的，我知道。

也许 I am: Celine Dion 这片子是来提醒我的，痛苦存在的意义，和继续不停的探索和思考。█

在我心里，
她与 CoCo 是
同时打开了我对
音乐丰富的想象
和生命新目标。